

关注



在新中国70年文艺发展的历程中,工业题材作品一直是文艺创作中重要的领域,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,也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工人形象。根据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,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.91亿人,比2012年的3.5亿人增长了11.8%。其中,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、科技工作者长期奋战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,参与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工艺的推广应用,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,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建设者群体,书写工业题材、塑造新时代的工人形象,理应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。在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,本报邀请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领域的创作者、研究者共同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工业题材创作、工人形象塑造的发展过程,探讨工业题材创作的问题与趋势。大家表示,写好新时代的工业题材作品,塑造新时代工人的艺术形象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“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《桥》,就是一部工业题材电影,塑造了全新的工人阶级形象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小青说,“这部电影的诞生,是历史的必然。”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后,中共地下党全盘接收了伪“满映”,于同年10月1日成立“东北电影公司”。当时东影的领导干部和创作人员大多来自延安,有的还曾是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人物,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后,大家创作思路很统一,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阵地,把真正创造历史的工农兵搬到银幕上去。《桥》就在这样的历史使命下开始了创作。影片表现的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,某铁路工人支援解放战争,克服重重困难,忘我劳动,终于抢修出被战争毁坏的大桥,恢复了交通。拍摄过程虽艰辛,但大家都为能参加新中国电影创作而激动喜悦。该片于1949年5月1日制作完成,向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奉献了一份厚礼。赵小青谈到:“《桥》表现了工人阶级拥护共产党、战胜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热忱,歌颂了他们崭新的劳动态度和巨大的创造力。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塑造的积极、正大、光明的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阶级形象。”

在赵小青看来,“嘉许式”甚至“讴歌型”人物塑造在新中国各阶段工业题材的创作中一直是主流。但随着中国优化工业结构、整顿企业措施,出现工矿企业关停并转情况,也随之出现了下岗待业工人,表现这批人的艺术作品也随之出现,像电影《钢的琴》,在导演关切的目光下,这些为新中国工业建设作出过贡献的工人在遭遇改革阵痛时的表现,是不屈不挠,是生存智慧和豁达乐观,他们身上所固有的,还是工人阶级的本色。除了《钢的琴》,赵小青认为,新世纪以来,更多的作品在塑造工人形象时,依然恪守嘉许讴歌模式,如电影《金牌工人》以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青岛港桥吊队长许振超为原型,一个没有专业文凭的人,创造了令同行瞠目、世界震惊的“振超效率”。该片艺术地歌颂了一代中国工人锐意拼搏、无私奉献、敢于创新的时代风采。电影《铁胆雄心》以吉利汽车老总

优秀的工业题材作品不仅有口碑,也会有市场

□本报记者徐健许莹

李书福为原型,表现中国汽车人为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砥砺前行的铁胆雄心。“工业题材影视创作就应该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为祖国繁荣富强,顶天立地当仁不让的主人翁姿态。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发挥的实际作用,也是国家赋予他们的职责。”赵小青说。

谈到电视剧领域的工业题材创作,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说,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时代背景,折射出东北老国企在新时代的振兴与崛起的电视剧《漂亮的事》,聚焦上世纪50年代北方钢厂轧钢车间工匠人生轨迹的电视剧《大工匠》,还原新时期鞍钢建设发展的电视剧《钢铁年代》等工业题材作品,曾感动了一大批观众。路海波认为,工人阶级在改革的过程中,一部分人成功转型了,另一部分人却下岗了。文艺作品应该多反映这些人的喜怒哀乐,让工人阶级通过工业题材影视作品拥有明确的存在感,这也是影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。

路海波表示,现在的电视剧反映都市白领的居多,反映工业生活、塑造工人形象的作品还是太少。出现这种情况,与市场导向比较强势有关。“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,传统播出平台广告减少,市场更加看重流量、粉丝等,这样一来,我们对于工业题材影视作品的关注度更少了。”在路海波看来,观众的收视习惯和审美取向是需要培养的。电视剧创作者不能因为某一部作品的热播盲目跟风,从而忽略了其他题材的重要价值。另外,社会的主体形象应该是普通老百姓,应该是工农兵学商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。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我们不能忘本,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工人农民的辛劳与付出,电视剧创作者不能只强调娱乐,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应当做到艺术精湛、思想精深、制作精良,努力反映普通人的真善美。百姓心里有杆秤,优秀的工业题材作品不仅有口碑,也会有市场。”

2018年,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出品的话剧《大国工匠》晋京演出。该剧以新中国成立五次大阅兵为时代经纬,将三代兵工人的理想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融入历史洪流,描述大国工匠们的人生轨迹,回顾记录了军工技术科研人员作出的努力和牺牲,并通过塑造兵器制造工人的群体形象,完成了关于社会进步、国家富强、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。该剧上演后,不仅得到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,也展示了工业题材话剧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。“久违了,舞台上工人的形象”,这是一位观众在微博上的留言。谈及该剧的创作过程,编剧林蔚然表示,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,创作者只有深入生活、扎根基层,带着真诚、热情、思考,才能写出观众满意的作品。

“《大国工匠》的题材和人物原型均来自我在内蒙古包头一机厂的生活和采访。”林蔚然说,“这一群体是中国兵工业功勋卓越的代表。从他们的身上,能看到理想主义在熊熊燃烧,映照后代。通过参观包头一机厂的兵工博物馆,在厂区内采风,到工人家中采访不同年龄层的兵工人,尤其是对‘独手焊侠’卢仁峰的深入采访,都为我后期进行编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在塑造人物时,林蔚然表示,她又重新翻看了过去写工业题材的戏剧作品,在总结创作得失的基础上,她选择回到人物本身,从实实在在的生活入手,写人物的情感,写人物的个性。“我希望舞台上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群像,把三代不同类型的兵工人有代表性地展现出来。比如新老优秀工人代表形象陈之培、李泉兴;中年知识分子代表形象郑浩天、余香凝、陈启生;现代青年大学生代表王西及民营企业代表彭海洋等。”在林蔚然看来,“从生活中孕育出的工人形象,与从书斋里凝思苦想编造出的工人形象是截然不同的,前者带着人性的温度和生活的色彩,融入的是创作者的真情与实感。”



中国煤矿文工团“五一”音乐会唱响“劳动者之歌”


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,中国煤矿文工团乐团将于4月29、30日晚上在北京国图音乐厅举办第十八届“五一”音乐会——“劳动者之歌”。

中国煤矿文工团于1996年创办了“五一”音乐会,迄今已举办了17届。“五一”音乐会已经成为文工团代表性的品牌节目。多年以来,在每个国际劳动节期间,文工团都以一台创新型音乐作品与全国劳动者如期相约,让中国劳动者特

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走进艺术殿堂,让美好的音乐飞进劳动者的心坎上,为他们带去艺术的愉悦和享受。这是文工团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如一的优良传统和艺术追求。文工团在创建、发展、壮大的过程中,创作演出许多反映工人题材、反映火热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,受到基层劳动者的好评和欢迎。

此次音乐会以讴歌劳动者为主题,汇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的反映工人、农民和各行各业火热生活的音乐作品。其中包括大家十分熟悉的流传至今的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作品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,电影《创业》的主题曲《满怀深情望北京》,流传于煤矿工人心中的创作歌曲《矿工之歌》等;有反映渔民生活的《渔舟唱晚》,反映农民生活的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,反映牧民生活的《新赛马》,农村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《在

希望的田野上》,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农村三部曲的电视剧《篱笆·女人和狗》的主题音乐等。同时,音乐会改编了革命题材的优秀音乐作品如《家住天坛》《地道战组曲》等,向伟大祖国70周年大庆献礼。音乐会还新编创了一些传统的优秀作品如《喜洋洋》《幸福年》等,用欢快优美的旋律反映人们喜获丰收、美好生活蒸蒸日上愉悦心情和欢快场面。这台音乐会是煤矿文工团艺术家们精心策划、精心打磨的优秀音乐作品,是艺术家们力求把最美好的艺术享受奉献给全国劳动者的献礼作品。

音乐会形式新颖,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,使传统音乐作品充满更加鲜活的欢快优美旋律,使新编创的音乐作品更加具有反映火热生活的艺术内涵。音乐会整体编排独具特色,并邀请民乐艺术家、教育家宋飞教授担任主持,以娓娓道来、声情并茂的音乐讲解形式把观众带入艺术享受的浓郁氛围之中。(路斐斐)

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

——第七届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述评 □宋宝珍

第七届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(第23届曹禺剧本奖)颁奖活动4月26日在广西南宁举行,5部优秀剧目获奖,分别是:花鼓戏《桃花烟雨》(曹完成)、闽剧《双蝶扇》(王羚)、淮剧《送你过江》(陈明)、儿童剧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(冯俐)、话剧《遥远的乡土》(步川)。这些剧目反映了近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,也反映了他们立足现实、胸怀祖国,为民族铸魂、为时代放歌的艺术品德。戏剧语言的文学性、结构的完整性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,是这些获奖剧作的共同特点。

被誉为“中国的莎士比亚”的曹禺先生,是20世纪杰出的剧作家,他那魅力长存、久演不衰的剧作是后人企慕的范本。以其名字命名的戏剧奖项,肇始于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,后更名为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、中国曹禺戏剧奖·剧本奖。2005年,经中宣部正式批准,曹禺剧本奖并入全国性戏剧艺术综合性奖项中国戏剧奖,由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联合主办,每两年评选一次。

2019年度第七届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(第23届曹禺剧本奖),经申报、审核、初评、终评、公示等一系列程序,优中选优,从60多部剧目中精选出5部优秀剧目,其中包括戏曲3部:花鼓戏《桃花烟雨》(作者曹完成,湖南省剧协推荐)、闽剧《双蝶扇》(作者王羚,福建省剧协推荐)、淮剧《送你过江》(作者陈明,江苏省剧协推荐)、儿童剧、话剧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(作者冯俐,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荐)、话剧《遥远的乡土》(作者步川,江西省剧协推荐)。这些剧目反映了近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,也反映了他们立足现实、胸怀祖国,为民族铸魂、为时代放歌的艺术品德。

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

众所周知,剧本剧本,一剧之本。尽管人们对戏剧的剧场性越来越重视,但一部戏剧演出的成败得失,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剧本的构思水准和艺术价值。戏剧有其自身的范式,如何尊重艺术规律,以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,这是新时代赋予剧作家们的现实命题。

纵观本届获剧本奖的5部剧目,就选材范围而言,既有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交织,也有脱贫政策与现实人生的机遇;既有对解放战争中革命征程的回望,也有改革开放背景下少年心智的成长。就风格、类型而言,既有饱含古典意味的传统戏,也有反映现实人生的现代戏;既有活泼轻松的乡村喜剧,也有缠绵悱恻的历史悲剧;既有回望乡土、前路漫漫的人生正剧,也有慷慨悲歌、热血写就的英雄史诗。就戏剧主人公而言,有古代的士子娘亲与才子佳人,有现代的革命军人与支前百姓,有新时期奔小康的农民与进城打工的少年。此次胜出的花鼓戏、闽剧、淮剧,在现存348种传统戏曲中,都算不上是大剧种;来自江西的话剧和北京的儿童剧也是异峰突起,它们以浓郁的文化特色和鲜明的审美品格,展现了近年来戏剧创作的实绩,以及戏剧艺术发展的实力。

以戏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,并不仅仅是叙事学方法论问题,而是创作立场和艺术导向问题。精准扶贫的戏剧,不容易写,写好更难,但是花鼓戏《桃花烟雨》却别出心裁,将严肃主题戏剧化,将生活矛盾矛盾戏剧化,把湘西十八洞的扶贫故事讲得酣畅淋漓,饶有风趣。

苗岭举行的花山节上,热情豪爽的年轻男女载歌载舞,互诉衷肠,可是桃花寨的青壮男人却被冷落一旁。因为这里贫穷落后,爱情成了奢望,扶贫队长隆富平急的没了主张。年轻的阿牛和阿雀相爱,就因为阿牛饭量大了便被阿雀的父亲骂。壮年的麻长贵爱着寡妇麻雨花,但麻雨花却说谁能供儿子读书她就嫁给他。村里的能人石青峰一家三口回来了,他和妻子龙妮珍在四川帮老板种植猕猴桃,获利颇丰,夫妻恩爱,生活富足,令人羡慕。扶贫队长隆富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他拉着石青峰喝酒赌誓,软硬硬泡让他带领全村人承包荒山,种植猕猴桃。喜剧性冲突和行动就在一群带着泥土气息的村民间展开。扶贫队长为了留住人才喝酒喝得胃出血,还差点受到组织处分。石青峰有抱负有担当却惧内,龙妮珍漂亮能干、泼辣强硬,却爱财心切,狡黠的石青峰要尽了花招,任性的龙妮珍不依不饶。眼瞅着丈夫钻进穷山沟有钱不挣,龙妮珍又气又恼,愤怒中离婚出走,谁知落入石青峰的圈套。果实累累的季节,有情人皆成眷属,桃花寨一片欢腾。

该剧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,在经济利益面前夫妻反目,在现实纠葛中村民们互不信任,但是喜剧冲突却是不燥不燥,恰如其分。矛盾在情节递进中缓解,冲突在团圆结局中湮灭。一台小人物沾满烟火气、活色生香的生活,映射出时代变化中农民的真实人生和精神面貌。

乡土中国既生长着鲜活的现实故事,也蕴含着久远的历史传奇。话剧《遥远的乡土》让历史展现于当下,传达着中国人的价值判定和事理人情。咸丰年间,进士出身、官居翰林院的余墨林是江右白鹤村人们的骄傲,乡邻们为他修建翰林楼。可是楼未修成,余墨林已被贬还家。原来武英殿失火,烧毁了皇帝御用的雕版,余墨林本来人在外地,但是为了救下50多位工友性命,他独自揽下责任。他的母亲、年近七旬的梅太夫人,告诫他丢掉官气,重新做人。母亲说,“做官事,就是做官事。做了官,那是我们的福分;不做官,那就是我们的罪孽深。”母亲安排他做义庄总管,赈济一乡贫民,他却不愿接受这些琐碎事务,带领一批能工巧匠雕版印书,传播知识文化。家乡遭遇洪水,油流横溢,饿殍遍地,眼看灾民要暴乱,县令却转嫁矛盾,逼迫余墨林筹粮五万石。母亲抱病在命悬一线,客死他乡;余墨林忍痛卖掉雕版、书籍,以解燃眉之急。他开仓放粮,赈济灾民,为此却开罪族人,被逐出族门。戏剧结束时,余墨林被朝廷重新启用,赏四品顶戴花翎。远走他乡,他遥望故土,记住了母亲的话:“事无巨细唯在做,官有大小只是名”。

剧中,余墨林的命运跌宕起伏,无论是在朝为臣还是在野为民,他都宠辱不惊,自性光明,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坦荡胸襟。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不可为一己私欲小利蝇营狗苟,对于他者、族群、家国、道义富有责任。余墨林在庙堂能舍身救助众人,在乡野能舍财拯救饥民,危急时刻的

从容镇定,关键时刻的舍我其谁,体现着传统士子的道义担当和精神品格。士不可不弘毅,正是这种人格修为和精神内核,体现了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的正气,以及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韵味。

以挚情渲染生命诗意

本届获奖的两个剧本《双蝶扇》和《送你过江》,都是主线贯穿式结构,一个取自古代,一个来自现代,时空距离较远,但抒情心性很近,体现的都是中国人“哀而不伤、怨而不怒”、温柔敦厚的情感和诗意。之所以把这两个戏放在一起,是因为它们彼此有一种互文关系。

《双蝶扇》是一个错混、错爱的曲折故事,闺阁小姐林梦卿和书生陈子霖青梅竹马、两情相悦,以双蝶扇为定情物,誓比金坚。然而就在洞房花烛前夕,陈书生被诬陷,搅进一桩杀人案,秋后待斩。林小姐的父母瞒住女儿,打发她另嫁他人。新婚之夜,林小姐不胜酒力昏昏入睡,与新郎吴公子好事成双。然而第二天一早,林小姐发现真相羞愧难当,她赶去探监,向陈书生送还双蝶扇并以死殉情。陈书生表示如能活着出去,一定娶林小姐为妻。林小姐欲离吴家时,发现有孕。吴公子被她的一腔真情所感动,前去搭救陈书生。陈书生冤狱平反,来到吴家,看到吴家光景,于是不辞而别,连夜进京赶考。在这一夜,吴公子也和家人买舟远去。他们二人都留下书信给林小姐,为了成全对方,他们各自另娶。只留下林小姐一人枉自叹息。为了爱或者成全别人的爱,到头来反把真情赋尘埃。情在这里既是支撑全剧的根由,又是造成悲剧的动力。

《送你过江》写的是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发生在苏北革命老区的军民生死爱情。其创作灵感来自一张历史照片《我送亲人过大江》,照片上是一位江南姑娘的背影,她正奋力摇橹,踏浪前行。剧中,位于长江边上的芦荻港,是渡江战役的前线,女村长江常秀带领民兵不顾生死支援前线。大战在即,江常秀邂逅了渡江部队教导员郭逸夫,十分激动。原来江常秀是船夫江大家家的童养媳,江家长子未及圆房就去世,江老大打算把她嫁给次子。当年在八路军识字班上,常秀认识了郭教员,从此心心念念。部队开拔后,常秀把郭教员留给她的课本当宝贝,一直带在身上。此次二人相逢,彼此情深意长。为了找到被江家老东家藏起来的渔船,送解放军过江,江家次子被炮火击中牺牲,郭逸夫在渡江途中,为掩护常秀也不幸牺牲。这一场奠定了新中国历史的重要战役,被作者以一个小小视角展开,以一对生死恋聚焦,真情因战火而光耀,生命因牺牲而崇高。

《双蝶扇》和《送你过江》都是悲剧,有意思的是,形成三角恋情的当事者,在道德层面上都无可非议。利他主义的爱情,成全别人的心性,在剧本里形成误会的错失或者命运的打击,在巧合、悬念、突转与发现的编剧法中,变幻出曲折的情节和感伤的诗意。爱着女主人公的男人们,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,最后都双双离去,只剩女主人公独自叹息,大有热烈之后是冷寂的意味。

以形象映现时代旋律

改编自曹文轩小说的儿童剧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,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剧作。一方面此剧保留了原作的基本立意和叙事线索,另一方面又结合儿童剧的艺术特性和儿童观众的心理期许,对结构、节奏、场面、主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演绎。

此剧表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,小木匠明子与师傅三和尚以及小伙伴黑罐儿的进城务工经历。从明子被人举报,进了派出所后一言不发开始,逐渐展现他的生活镜像,打开他的内心世界。明子的现实经历形成了剧本的显性叙事,也是主题叙事;关于山羊遭遇的回忆作为一条隐性叙事,烘托主题;与紫薇的交往,对金钱的渴望,莫名的打击和挫伤,逐渐成熟和刚强的少年心理,成为前面两条线索的补充与延伸。这些线索相互交织,使得戏剧的内涵丰满起来。此剧总体叙事风格有意识流的特点,时空变化自由灵活,心理空间得以充分展现。

剧本淡化了原小说一些具体的时代生活背景,增强了整个故事的寓言性和象征性,剧本所营造的舞台意象,超越了一般的现实层面的拟态反映,从而成为戏剧的意象符号,凸显了隐喻化的表意功能。尽管明子有过被金钱诱惑、想要卷款私逃的瞬间,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善良和纯真的,最终的选择还是诚实的面对。有过内心的挣扎才见出选择的重要。明子家里那些饿死不吃天堂草的山羊,成为明子迷惘动摇时自我预设的警示符号,也成为他自己刻写的道德律条。

如果要谈一谈本届获奖剧作的共同特点,我想是戏剧语言的文学性、结构的完整性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。这些剧作都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,融会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和美学旨趣。

此外,表现时代,关注现实,反映人生是它们的共同特征。新时代农民创业者石青峰、秉承士大夫文化精神的余墨林、出身上海世家的解放军教导员郭逸夫、从童养媳变成女村长的江常秀、婉媚多情又贞贞不二的林小姐、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磨砺却顽强的自我救赎的少年明子,都给人留下鲜明而独特的印象。

再有,这些戏剧铺排演绎了各种人生情境,供人们咀嚼品评各种情感心性。戏剧因为重在抒情,所以充满诗性。其中戏曲剧作带有中国传统的剧诗品格,便是话剧、儿童剧也保有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特性。